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冒险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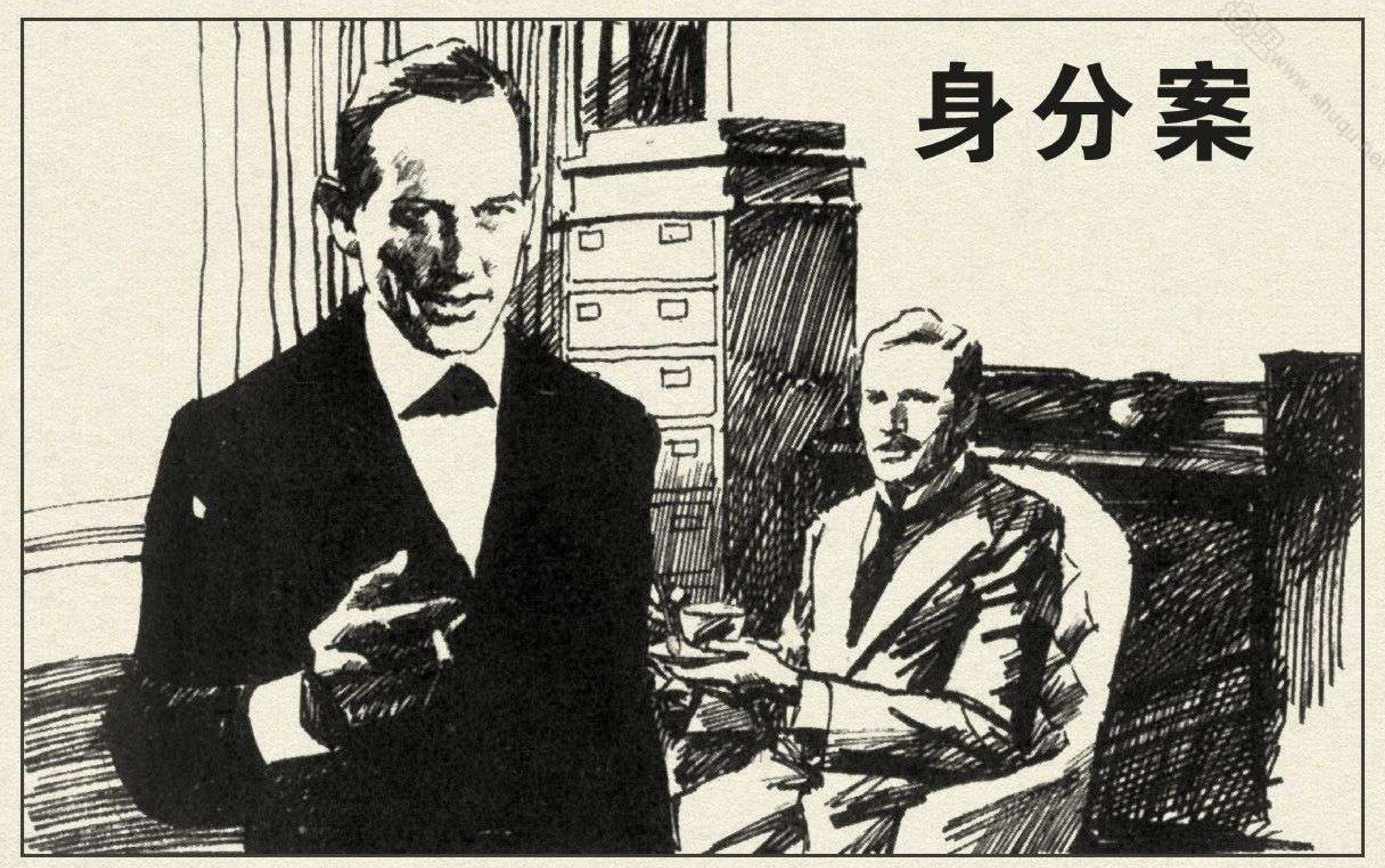
——身分案

原著：[英]阿·柯南道尔

改编：施家齐　阮风华　施　萌

绘画：周克文　周亚文　周　博　周贤文　翁承伟
翁承德　翁承仁　戴晓明　王鑫德　贾培生
贾培蕾　玉　莲　倪惠英　陈国飞　韩天智
韩天慧　贾培基　贾艳敏　贾明连　贾培国
雨　林　克　非　培　德　月　亭　跃　星
志　雄　张月华　奉　南　贤　桥　刘展国
刘展芬　刘艾娟　信　芝　开　元　胡一婵
张天星　胡明进　张爱华　刘玉青　李方平
赵　敏　童大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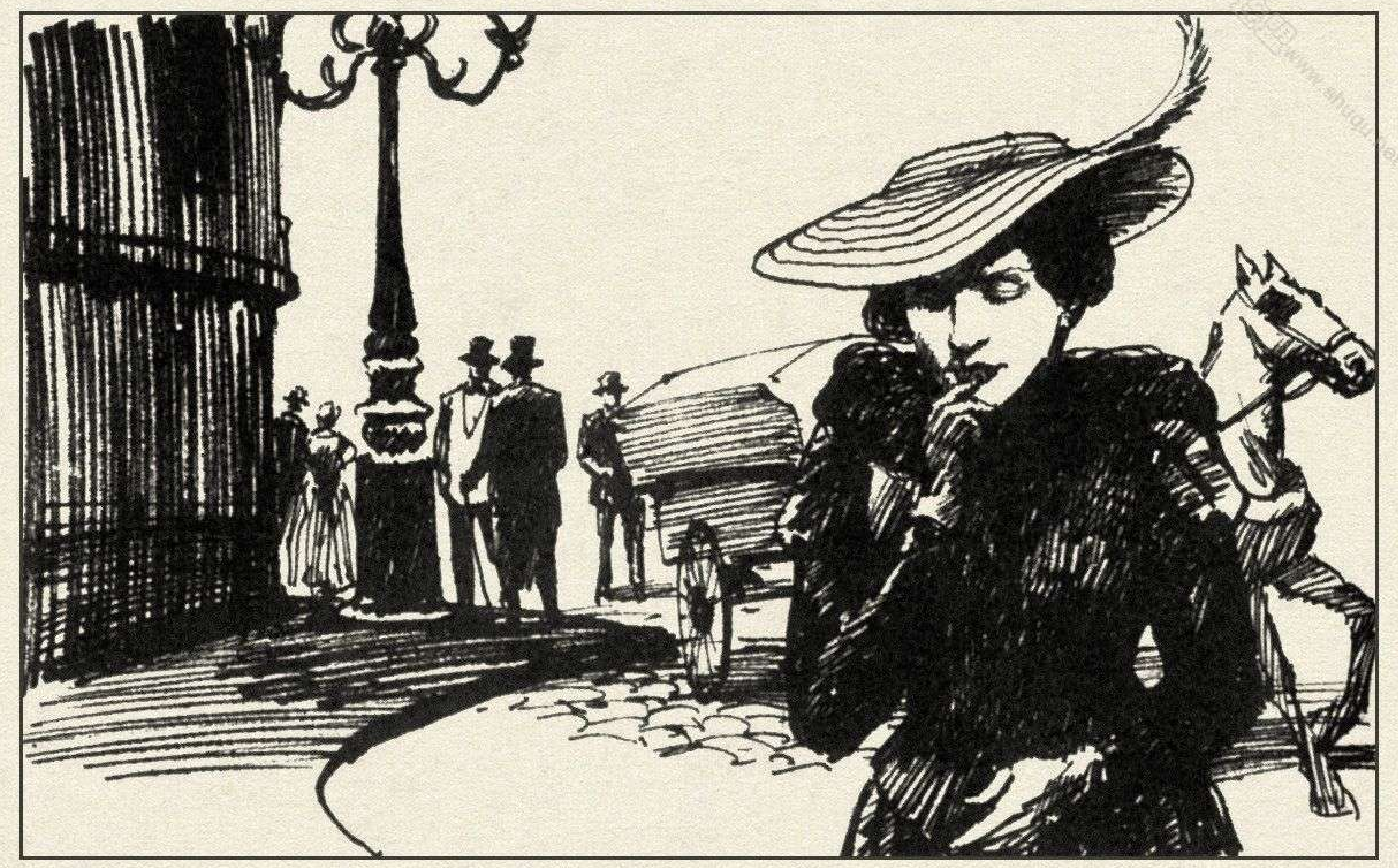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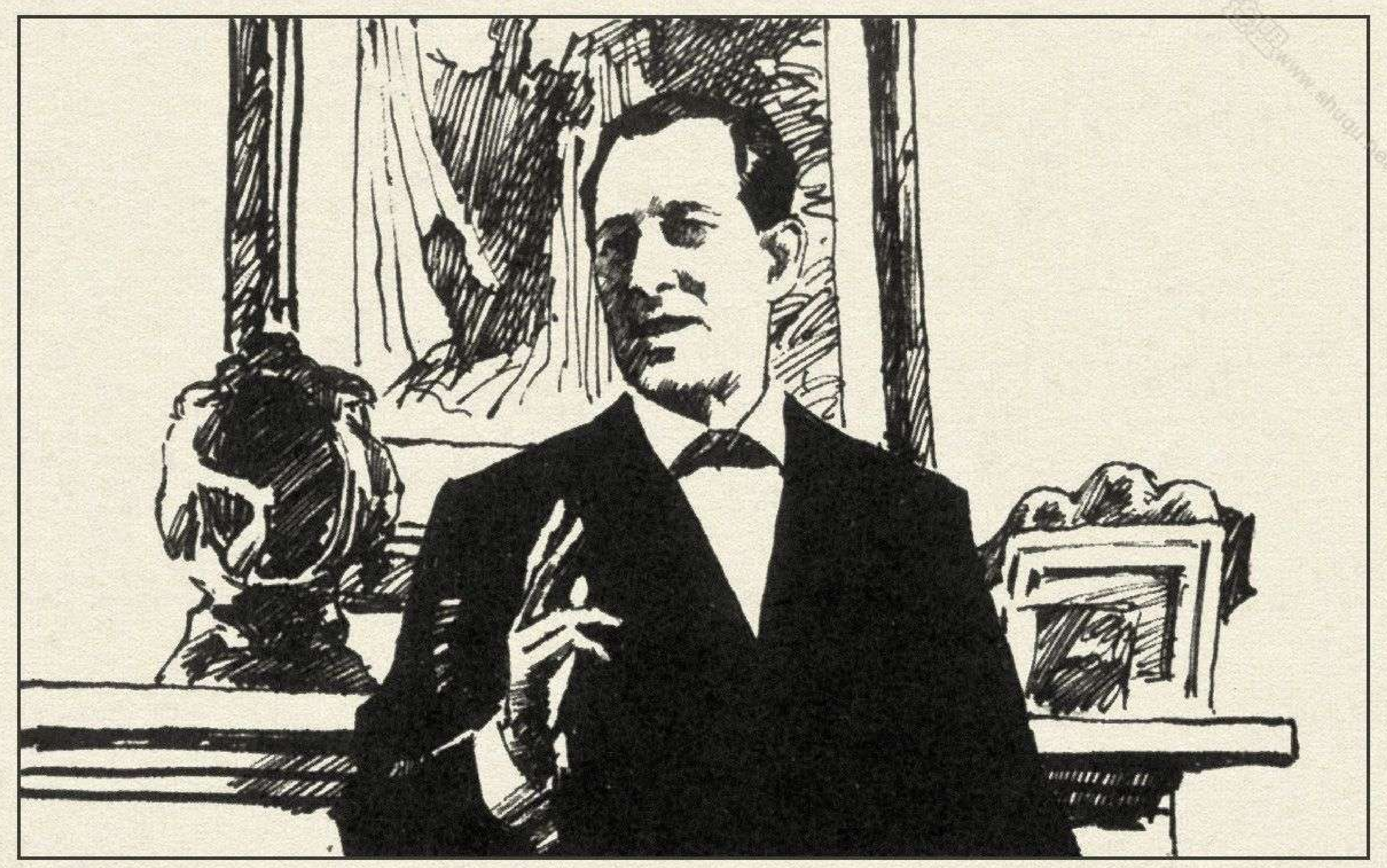
1　福尔摩斯同华生在贝克街寓所的壁炉前，高谈阔论，对侦探艺术各抒己见。福尔摩斯说他不喜欢那些一看开头便知道结局的小说似的案件。这类案件，作案人手段低劣，而破案人表现出来的才能充其量也只停留在琐事的泥潭，毫无侦破艺术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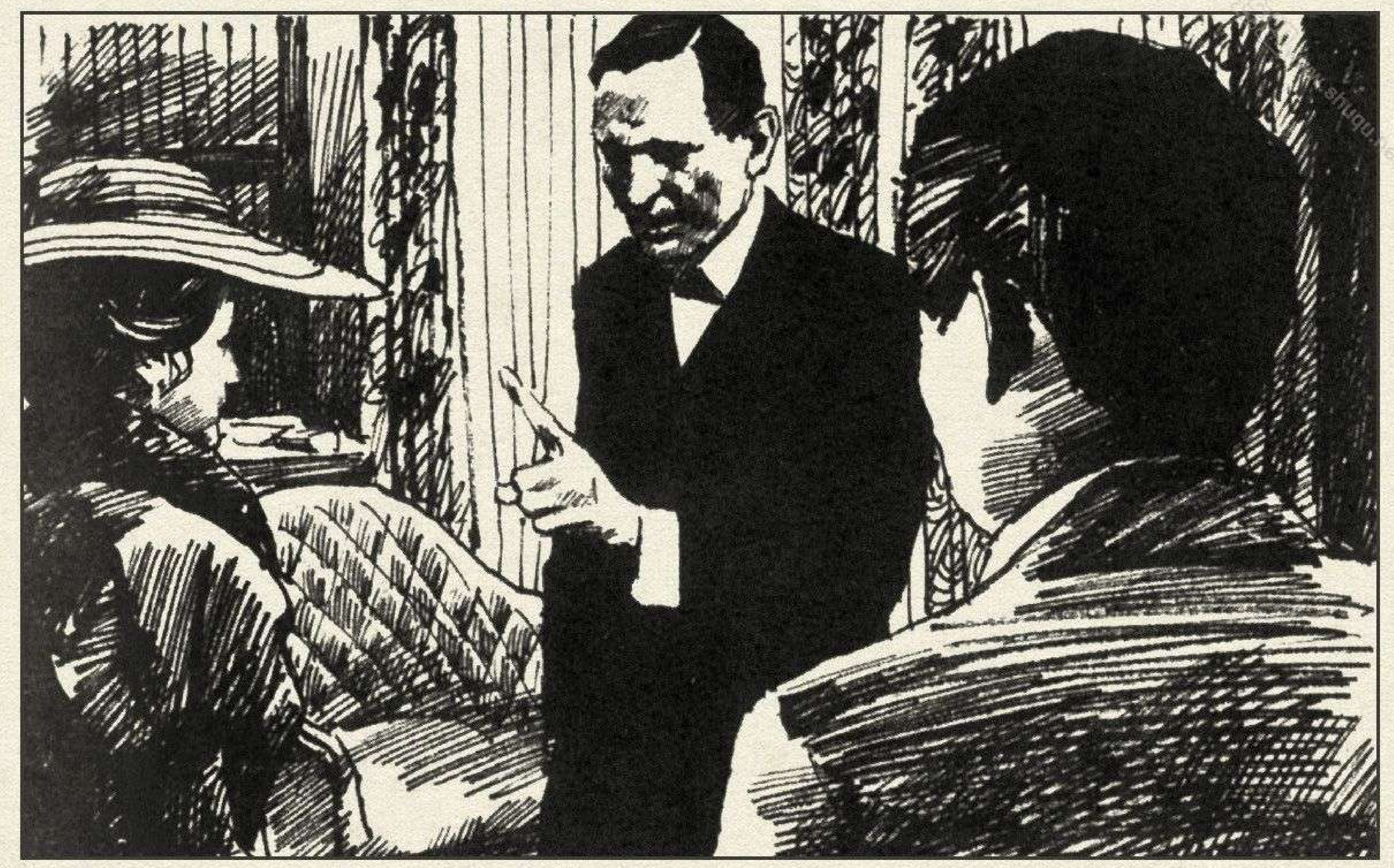
2　华生笑着摇摇头说，由于许多陷入困境的人都向他求援的地位，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异乎寻常的人和事，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而不像贝尔街的警察，侦去探来，仍限于小圈之内，从而决定了他们井蛙之悲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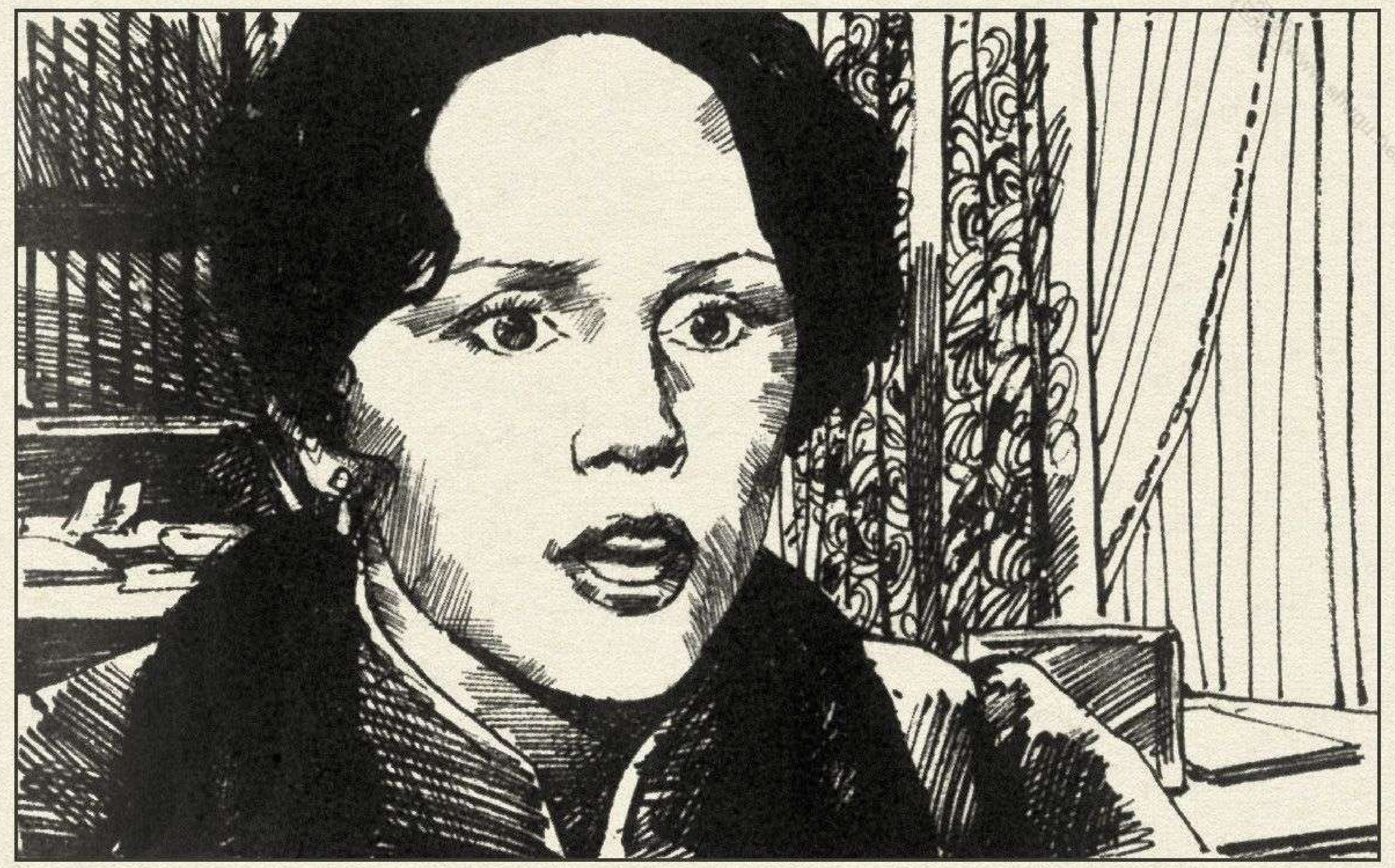
3　谈话之间，他们从窗口看到萧条的伦敦街上，有一个神情恍惚的女人向他们的住处蹒跚而来。这个女人身材高大，颈上围着一条厚毛皮围脖，帽子上插着一根卷曲的羽毛，以风情绰约的姿态，将帽子歪戴在一只耳朵的上面。烦躁不安地在拨弄手套和纽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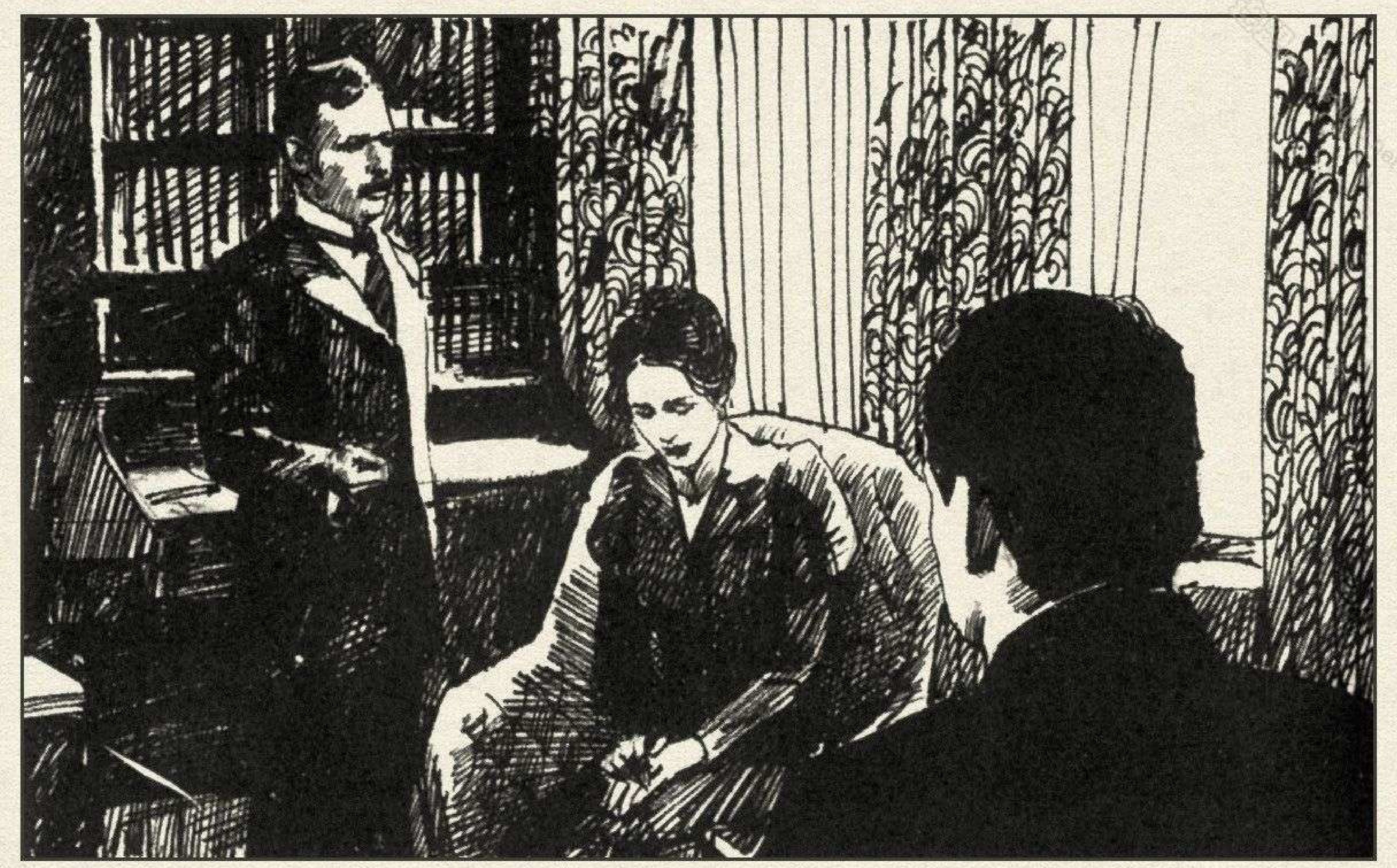
4　福尔摩斯把烟头扔到壁炉里说："这种征兆，我以前见过，她那摇摇晃晃的体态往往意味着发生了色情事件。她想征询别人的意见，但又拿不定主意是否该把微妙的真情向人吐露。我们不难看出，她的男人没做对不起她的事，因为她还不是气急败坏。"



5　响过敲门声，玛丽·萨瑟兰小姐跟在身穿黑色号衣的男仆后面，像领港小舟后面扬帆而来的一艘华贵的商船，靠在了福尔摩斯的“港湾”。福尔摩斯彬彬有礼迎上前去请她落坐，说：“你眼睛这么近视，要打那么多字，不觉得有些费劲么？”



6　“开始确实有点费劲，熟练了不用细看便知道字母的位置了。”说完，她突然感到他那问话的含意，震惊的情绪便油然而生。“福尔摩斯先生，想必您曾听说过我吧，不然，您怎么会知道这一切呢？”玛丽小姐惶惑地问。



7　“没什么，”福尔摩斯说，“这是一种职业本能，或者说是我的一种特殊的谋生手段。不然，你怎么会造访我呢。”玛丽小姐说，她是慕名而来。虽说并不富裕，但只要能知道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消息，她愿拿出自己的全部财富和积蓄。



8　“你为什么这样匆忙地离开家呢？”福尔摩斯手指尖顶着手指尖。玛丽小姐茫然若失的脸上又一次出现惊讶的神态。她说：“因为我看到我的父亲温迪班克先生对此漠不关心，还不断地说‘没事，没事’。我气恼极了，便赶到您这儿了。”



9 “你的父亲？”福尔摩斯说，“那一定是你的继父，因为你们不同姓。”“不错，是我的继父。我叫他父亲，尽管说起来很可笑，因为他只比我大5岁零两个月。”“你母亲健在吗？”“健在，先生。”



10　玛丽小姐接着讲述道：“我生父刚死不久，母亲便改嫁了，那男的比她小15岁。这使我很不高兴。我父亲原在托特纳姆院路做管子生意。他遗下一个相当大的企业。父亲死后，这个企业由母亲和工头哈迪先生继续经营。”



11　“可温迪班克先生一来，就迫使母亲出卖了这个企业。”玛丽小姐说，“因为继父是个售酒的旅行推销员，地位很优越。他们出卖商誉连同利息，共得4700英镑。假如父亲活着的话，他得到的钱数会比这多得多。”



12　聚精会神的福尔摩斯问："你的那点收入是从这个企业里得到的吗？"

"啊，不是。那是奥克兰的奈德伯父遗留给我的，是新西兰股票，利率是4分5厘。股票金额是2500英镑，但是我只能动用利息。"玛丽小姐回答说。



13　福尔摩斯估摸她一年提用100英镑的款项再加上打字挣来的薪金，生活一定过得很宽裕。她说单凭她每天打字挣来的40个便士，生活过得还有余裕。“所以，继父提用我的利息，我倒无所谓，因为我的母亲也在用我的钱。”玛丽小姐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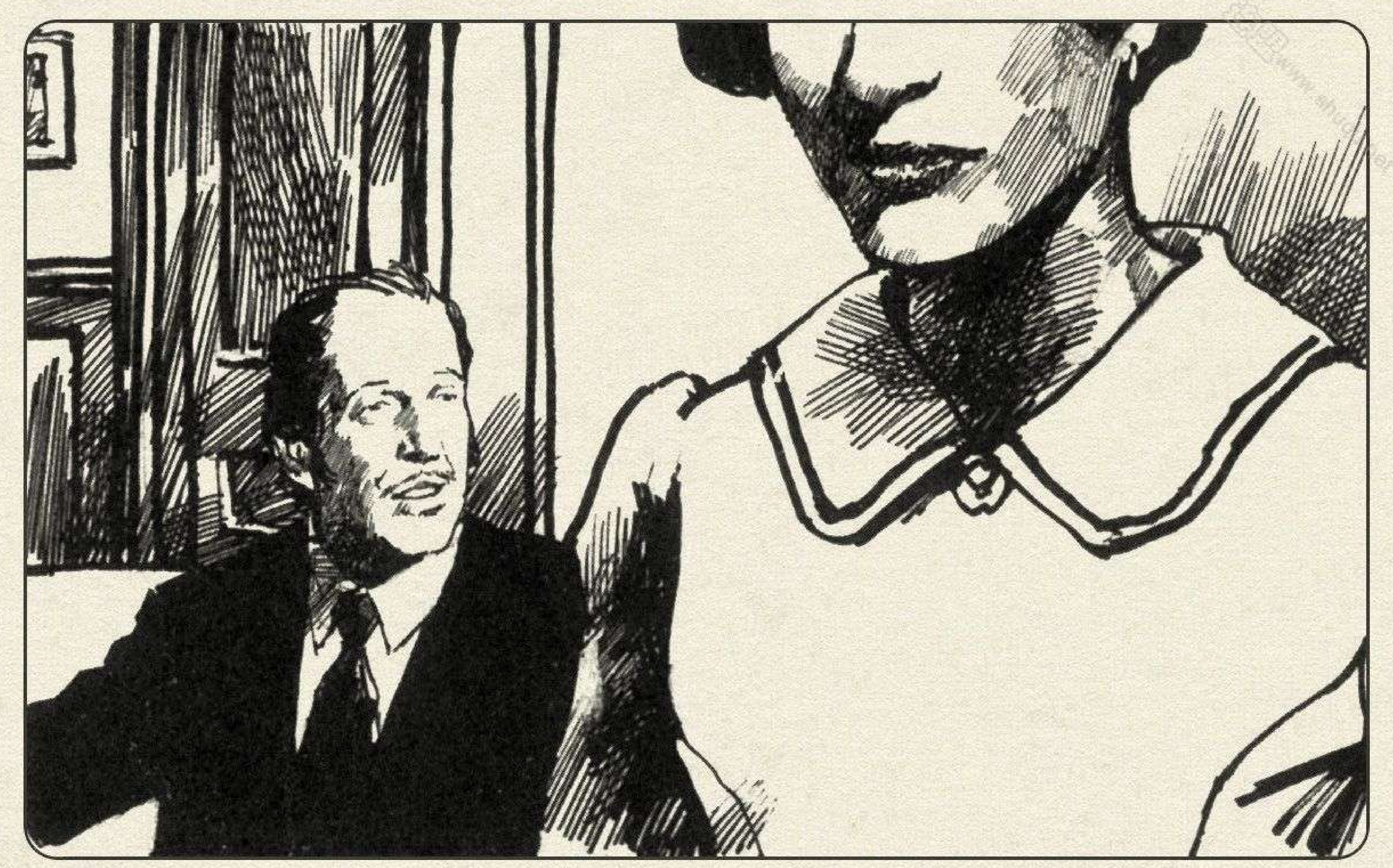
14　福尔摩斯将华生介绍给玛丽小姐，请她不要介意，谈话也不必拘束。“请把你同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关系同我们谈谈吧。”福尔摩斯把话题一转，玛丽小姐的脸上顿时泛起一抹红晕，紧张不安地用手抚弄短外衣的镶边。



15　她说：“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煤气装修工的舞会上，父亲在世时，常把舞票送人，父亲死了，人家也常把票送给我们。可继父不愿我们赴舞会，也从不乐意我们到任何地方去，甚至我们去教堂做礼拜他也干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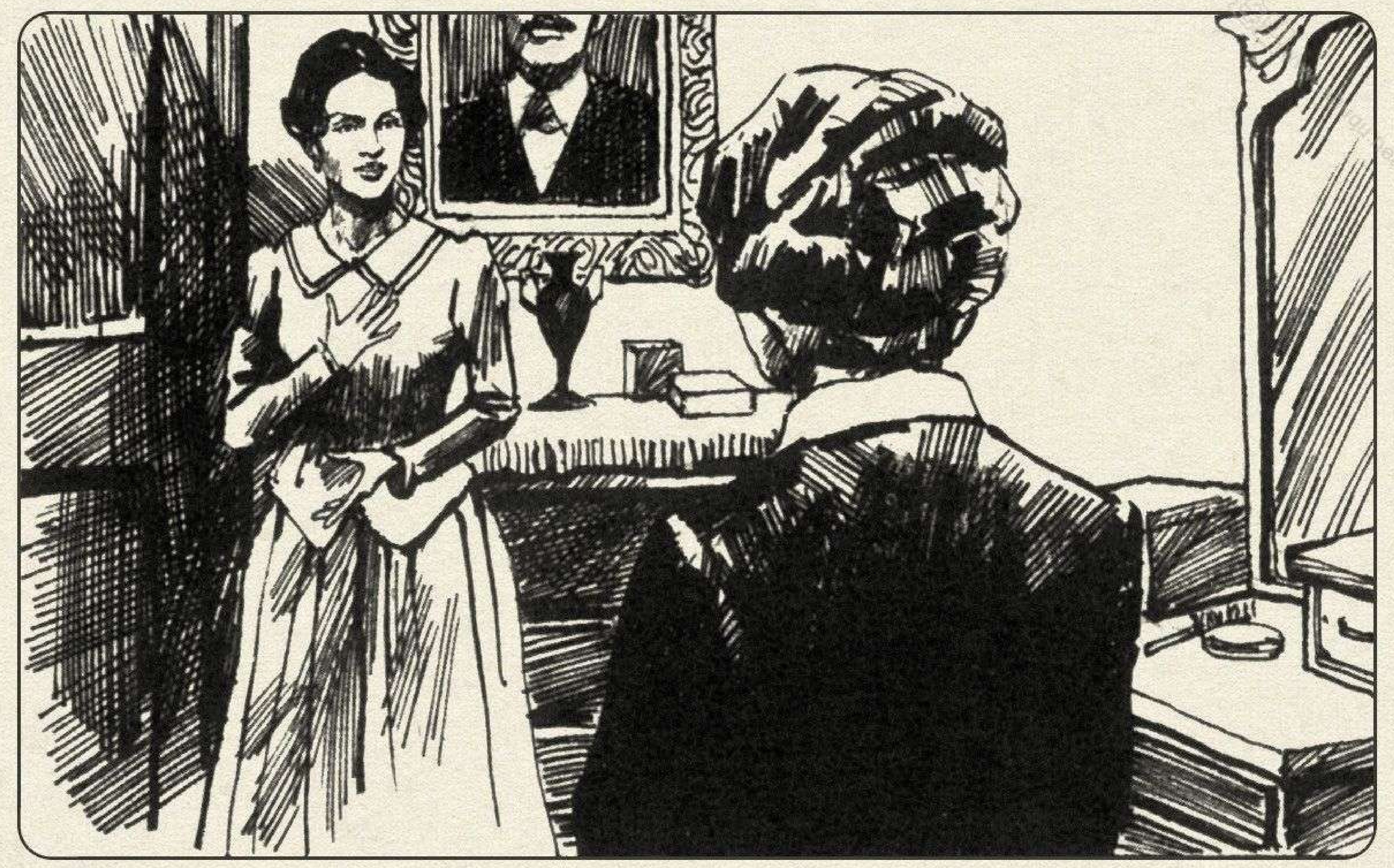
16 “我觉得继父未免太不通人情，执意要去参加舞会，继父没有办法找了个理由去了法国。我和母亲同工头哈迪先生一道去的，在舞会上我认识了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玛丽小姐说。



17 “我想，詹姆斯先生回来后，对你们去舞会的事一定很恼火。”福尔摩斯说。“啊，”玛丽小姐说，“可他的态度倒还不错，我记得他笑了笑耸了耸肩膀。还说不让女人做她愿意做的事是没用的，女人总是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18　“你同霍斯默先生是头一次相见吗？”福尔摩斯问。“先生，是头一次。第二天他就来访，问我们是否平安无事。”玛丽小姐答道，“自此以后，我又会见过他……福尔摩斯先生，我是说，我同他散过两次步。但此后继父回来了，他就没来了。”



19　“不能来？”福尔摩斯问。“是。继父的观点是，女人家应安于同家人在一起。可我总是对母亲抱怨，说我至今还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圈子。”玛丽小姐说。“那么霍斯默先生没设法来看你？”福尔摩斯问。



20　“嗳！”玛丽小姐说，“继父又去了法国，霍斯默来信说，不见面更保险。不过他每天都给我写信。一大清早我就把信收进来，怕又惹出麻烦。”“你同他订婚啦？”福尔摩斯问。“是订婚了，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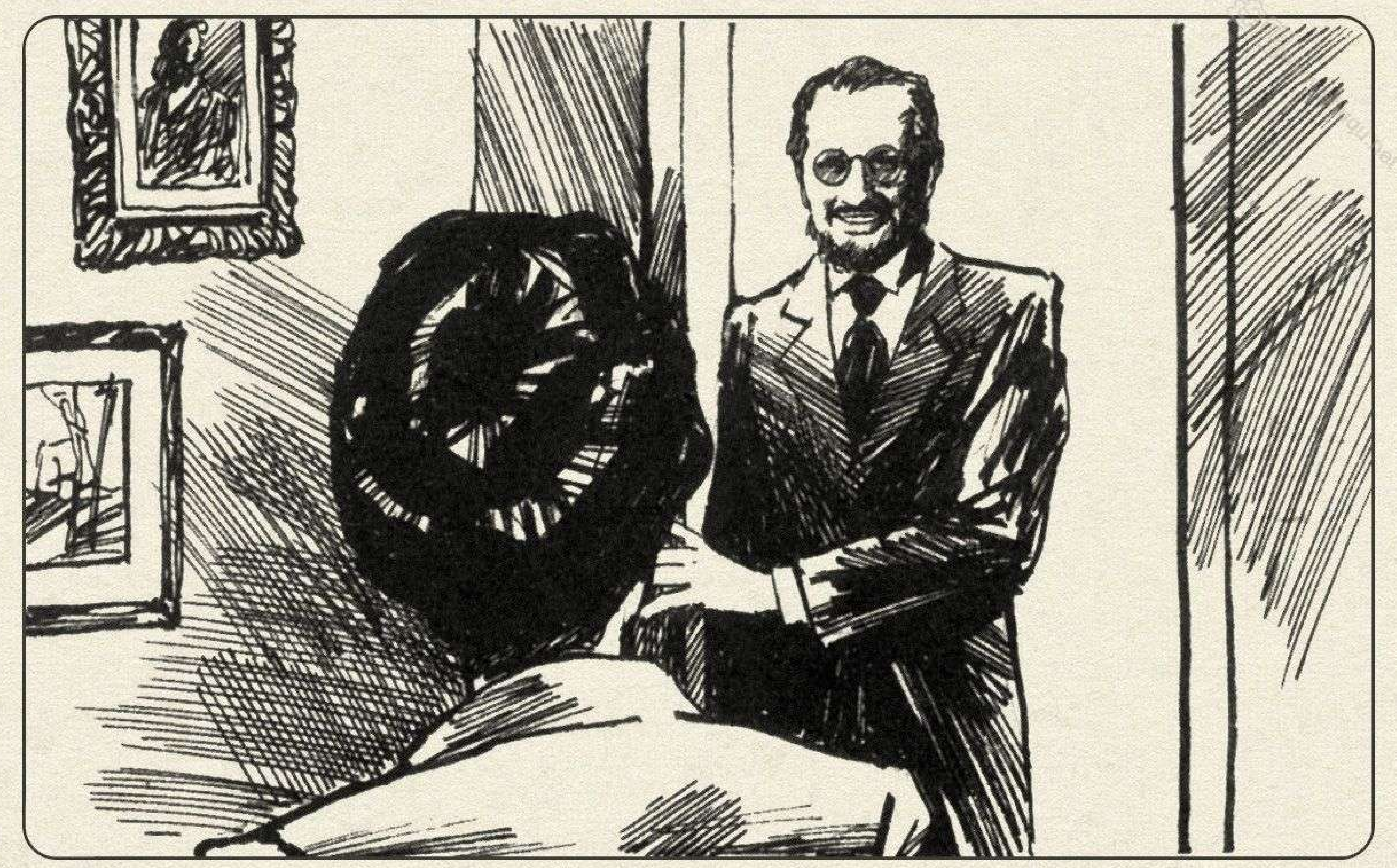
21　“我们第一次散步就订了婚。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是莱登霍尔街一家办公室的出纳员，而且……”玛丽小姐羞答答地说。“什么办公室?”福尔摩斯问。“福尔摩斯先生，最大的毛病就出在这里，我不知道是什么办公室。”



22 “那么，他住在哪里呢？”福尔摩斯问。“就住在办公室吧。”“你竟不知道他的住址？”“不知道……只知道莱登霍尔街。”“那么，你的信寄到哪里？”



23 “寄到莱登霍尔街邮局，留待本人领取。”玛丽小姐说，“他说，寄到办公室怕人家嘲笑他和女人通信。后来我提出用打字机给他写信，他说，他希望读到我的亲笔信。福尔摩斯先生，这表明他是多么爱我啊！从这个细小的事情，也能看出他对我的情意。”



24　玛丽小姐接着说：“他的衣着总是十分清洁素雅，但是他的视力不好，同我一样，总是戴个浅色眼镜，遮挡眩目的亮光。”“好，你继父再度去法国后又怎么样呢？”福尔摩斯问。“霍斯默先生闻讯又来我家了。”玛丽小姐回答说。



25 “霍斯默提议在继父返回前举行婚礼，母亲也十分赞同。但我这人不愿偷偷摸摸地干事，还是给继父去了信，虽说我对他有些看法。”玛丽小姐说，“谁料，结婚的那天清早因继父正在返回途中我们便接到了那封被退回的信。”



26　“哈哈，无巧不成书！那么，你的婚礼是星期五在教堂里举行吗？”福尔摩斯问。“是的，先生。”玛丽小姐答道，“我们决定在皇家十字路口的圣救世主教堂举行婚礼，婚礼后安排到潘克拉大饭店进早餐。”



27 “婚礼前夕，霍斯默乘一辆双轮马车来接我们。”玛丽说，“但是我们是两个人，当时，他就让我和母亲坐他那辆车，他自己另乘一辆车。可是下车时，竟不见他走出车厢，当车夫下车查看时，车厢里的霍斯默竟不翼而飞。”



28 福尔摩斯说："噢，他对你太不礼貌了。""不不，先生，他对我太好了，我爱他，他不会就这样离开我的。"玛丽小姐动情地说，"他早上曾对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要我都要忠于他。我决不违约！但又不知他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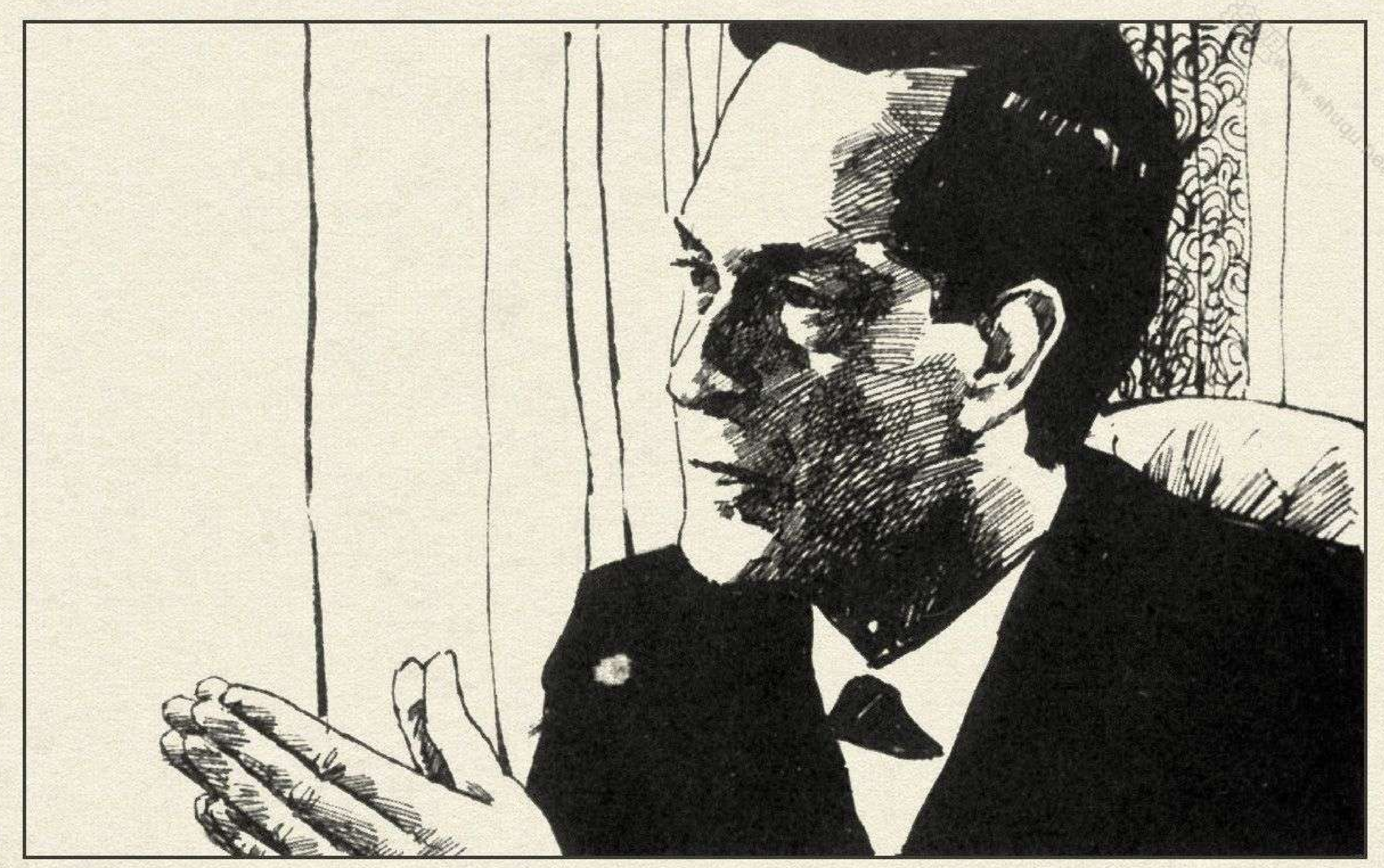
29　“你认为是什么意思呢？”福尔摩斯说。“我感到他对他的际遇像是有个预测，否则，他不会向我讲那些不吉利的话的。”玛丽小姐答道。



30　“还有一个问题，你母亲是什么态度？”“她挺生气，让我永远不要再提此事。”“你告诉你继父了吗？”福尔摩斯又问。“告诉他了。”玛丽小姐说，“继父同我的想法差不多，说可能是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



31　玛丽小姐说着说着痛哭了起来。福尔摩斯劝她将男友从记忆中抹去。“那么，您想我不会再见到他了吗？”“恐怕不会了。”福尔摩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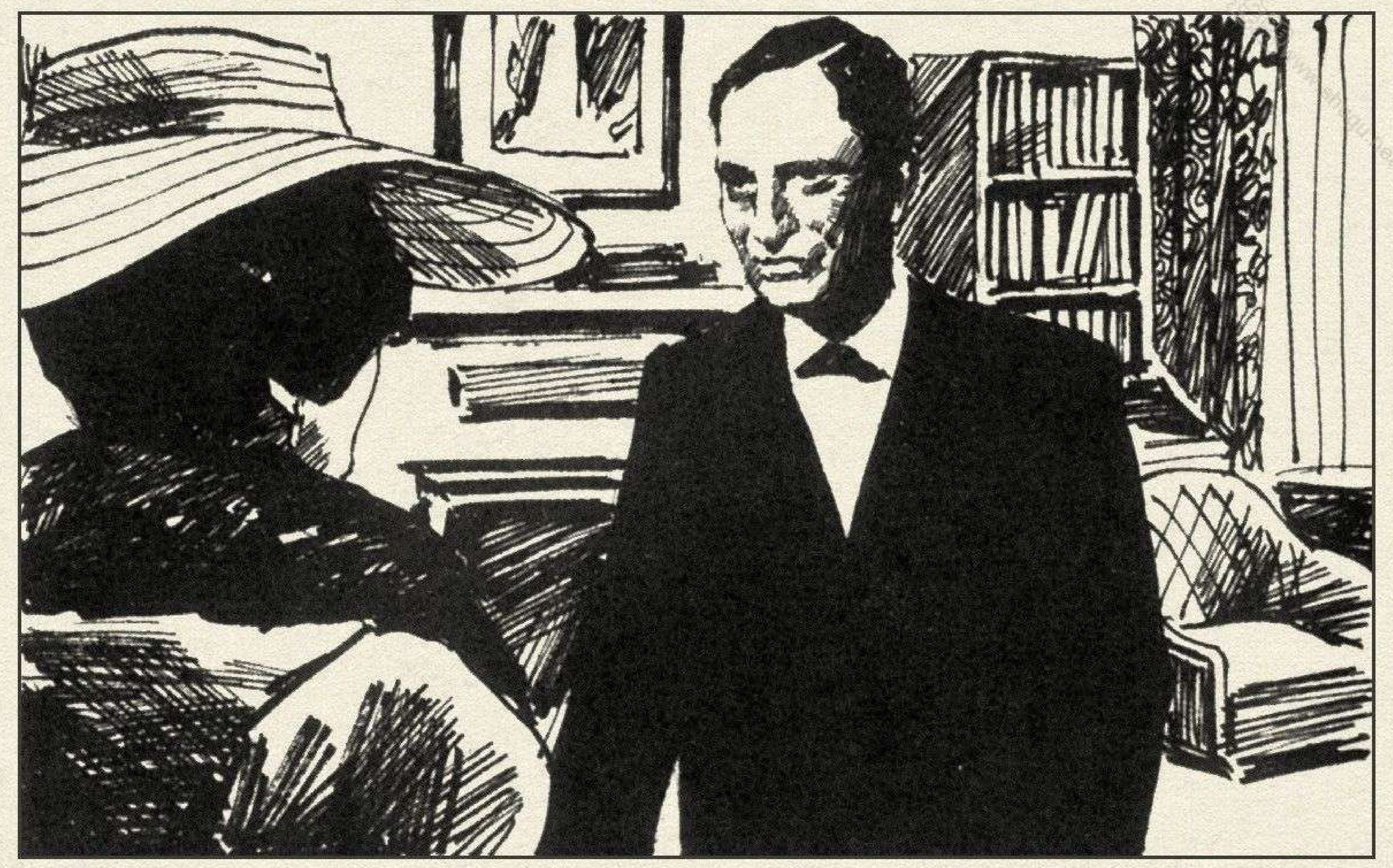
32 “那么，他究竟出了什么事？”玛丽小姐急切地问。“你把这事交给我好了，我愿替你效劳。除小姐应妥善保管他的文件外，我还得请你把这个人准确地描述一番。”福尔摩斯说。



33　她说："我在上星期六的《纪事报》上登过寻找他的广告。喏，这就是那条广告，"玛丽将广告递了过去，"这里还有他给我的四封信。""谢谢你，你的通信地址是何处？"福尔摩斯问。"坎伯韦尔区，里昂街3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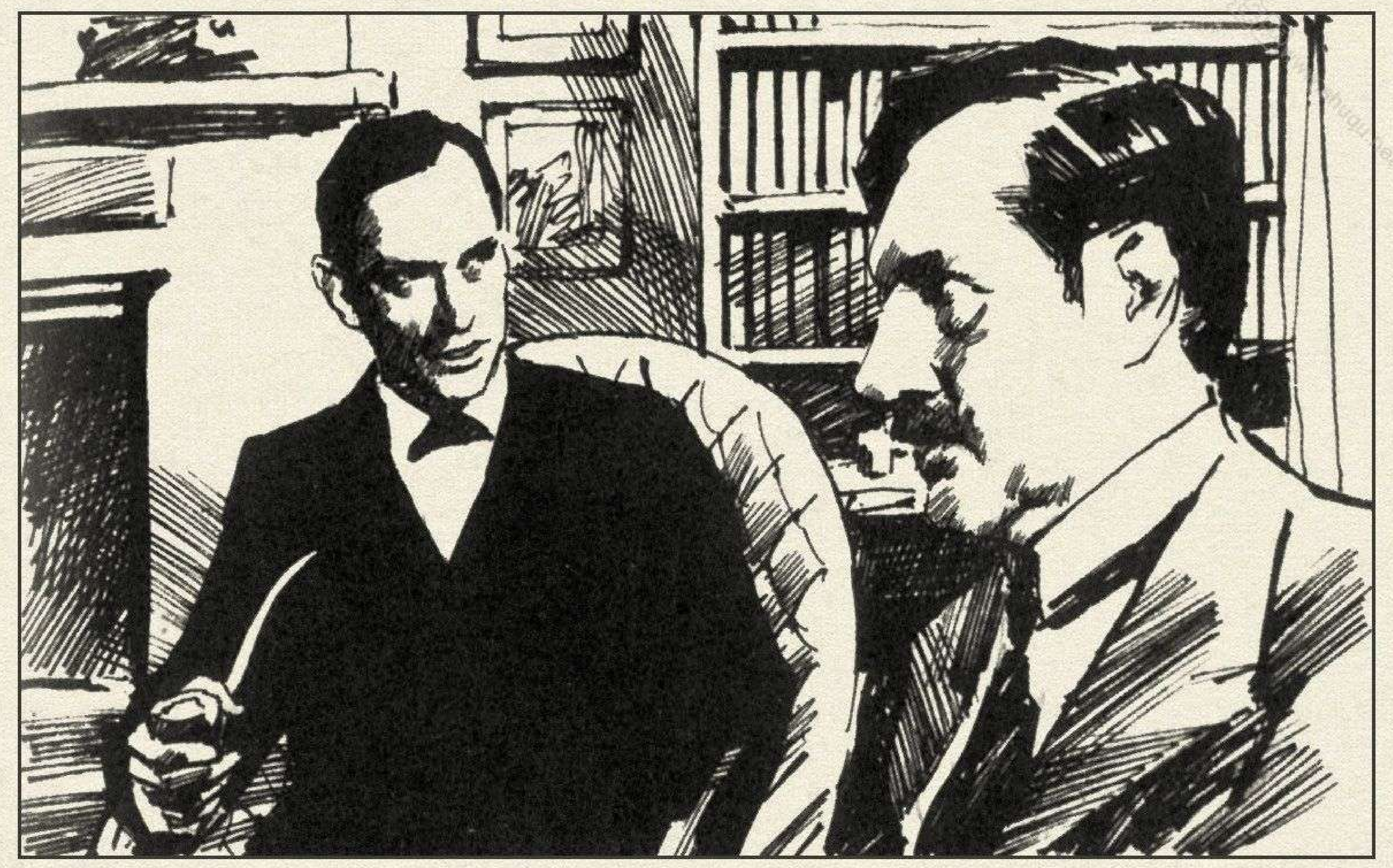
34　福尔摩斯说："你继父的工作地点在哪？""他是芬丘奇街的法国红葡萄酒大进口商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的旅行推销员。"临走前福尔摩斯又一次叮嘱她，不要因此而影响生活。



35　“福尔摩斯先生，您对我太好了！可是让我忘掉霍斯默我做不到，昨晚我一宿都没合眼，我都快疯啦。我要忠于我的霍斯默，他一回来，我就和他结婚。”玛丽小姐涕泪交流。随后把一小束文件放到桌子上便离去了。



36　客人走后，福尔摩斯从架子上取下陶制烟斗，点燃烟丝靠在椅子上。浓浓的蓝色雾霭打从他沉思的面容上袅袅萦绕。他说，那个痴情的姑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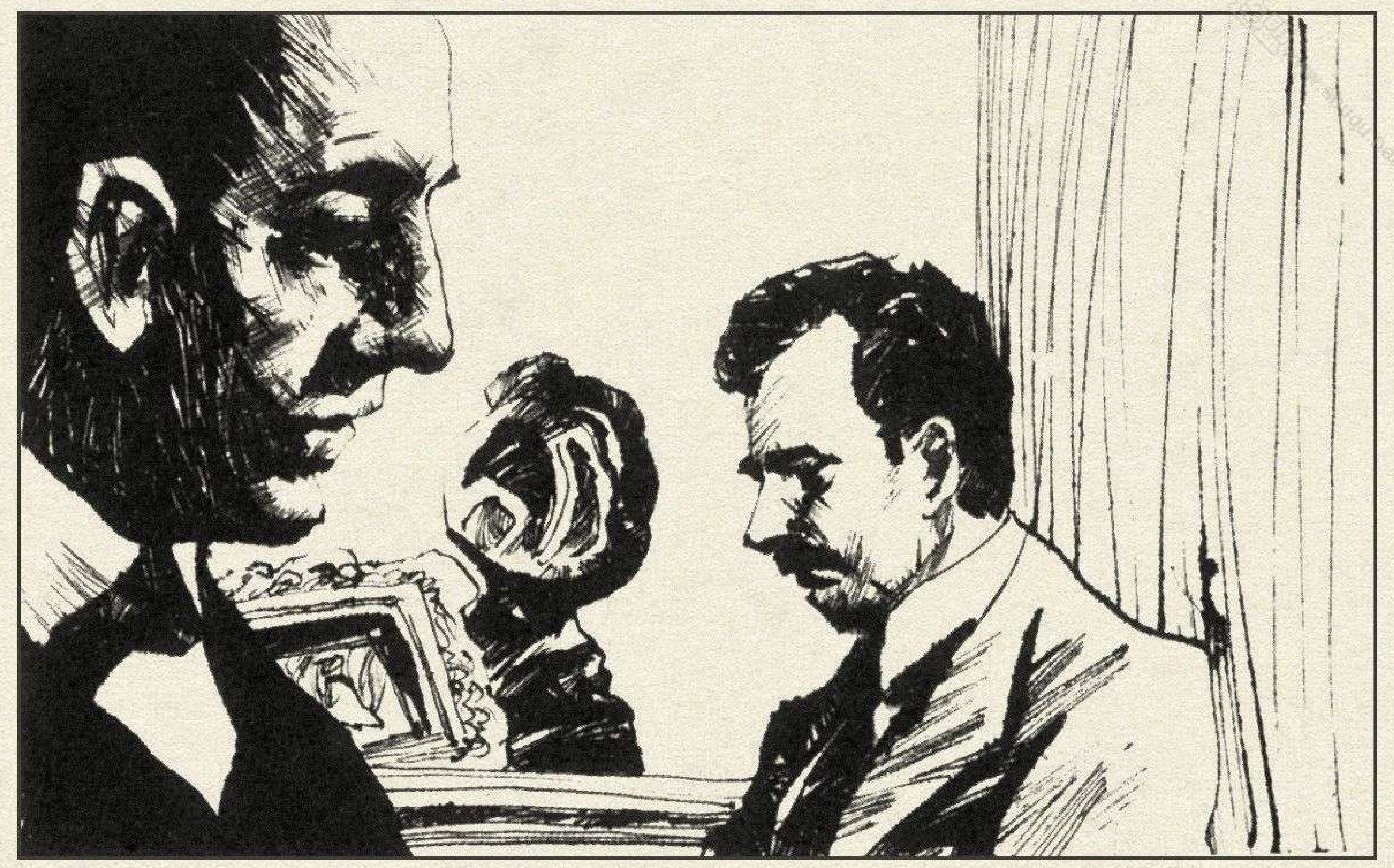
37　“你似乎在她身上发现了许多我看不出来的东西是吗？”华生问。“不是看不出来，而是不注意。我记得我曾跟你说过，袖子的重要性和怎样在大拇指及鞋带上发现疑点。好，下面请你描述一下这个姑娘吧。”福尔摩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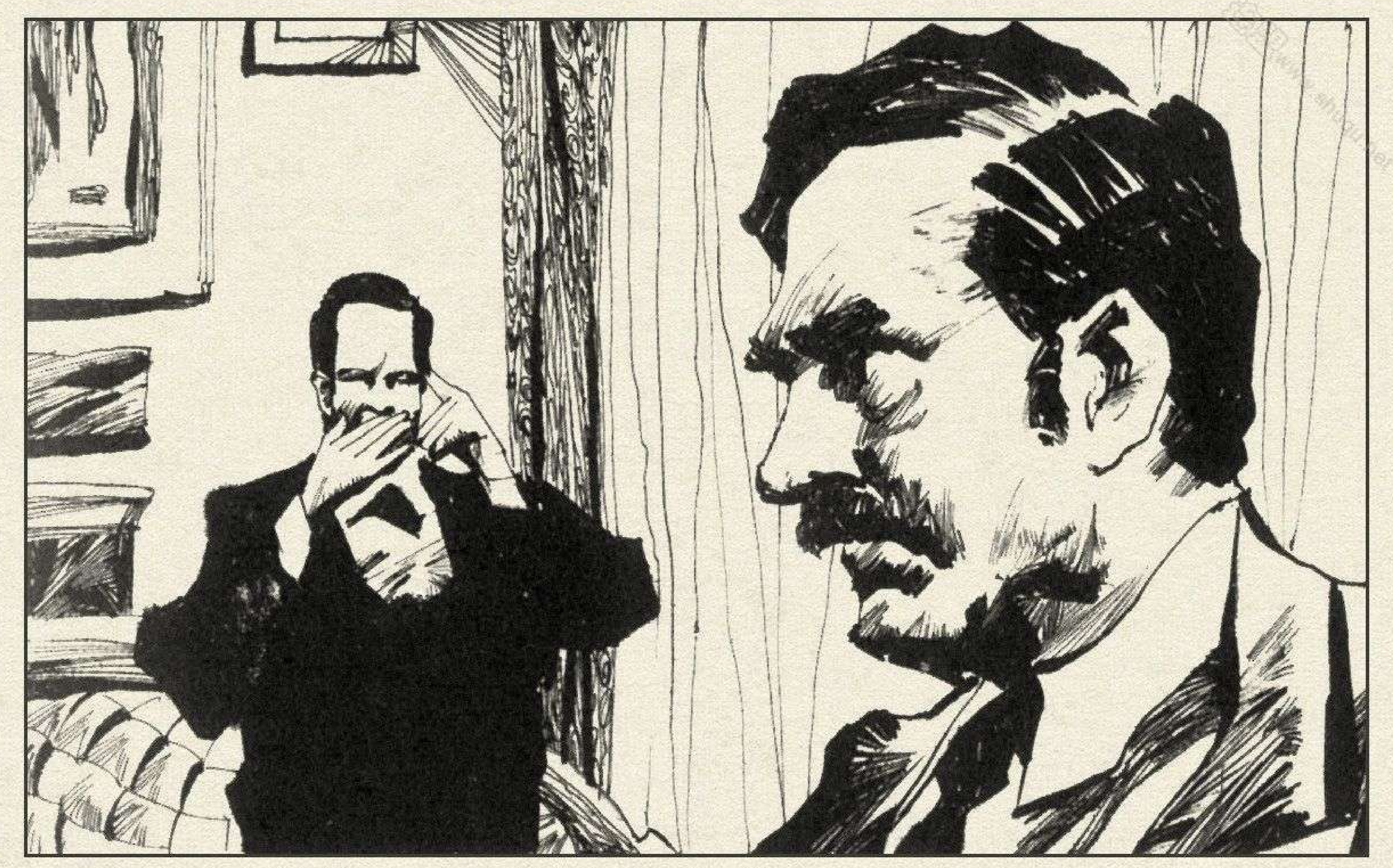
38　“唔，”华生开始了。他说：“她头戴一顶蓝灰色的宽边草帽，帽上插一根砖红色的羽毛，灰黑色的外套上缝缀黑色珠子，边缘镶嵌小小的黑玉饰物，她褐色的上衣领部和扣子上镶着窄条紫色长毛绒。手套是浅灰色的，右手食指已经磨破。”



39　华生描述说：“她稍微有点发胖，戴着下垂的金耳环，但穿的什么鞋我没注意。总的气派看来是颇为富裕。神态是平平常常、舒舒服服、自由自在的。”听完华生的描述，福尔摩斯轻轻地拍着掌，抿嘴微笑。



40 “华生，不是我奉承你，你进步很大。”福尔摩斯说，“你固然忽略了所有重要的东西，但是已初步掌握了方法。你决不可依靠一般的印象，而应注意观察细节。这个女人袖子上的长毛绒是透露痕迹最有用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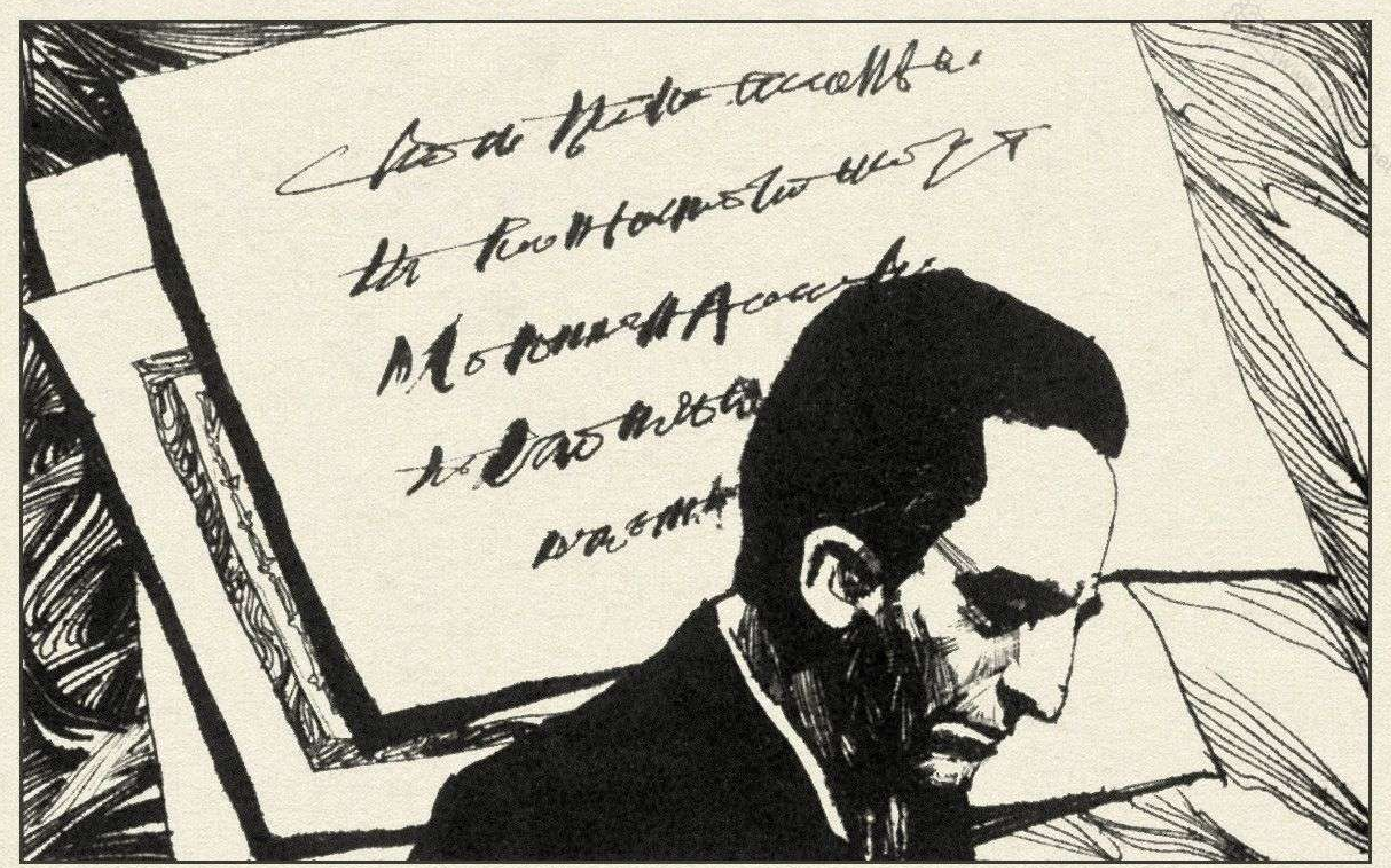
41　福尔摩斯接着说：“尽管她的两只靴子是一对，但一只靴尖上有带花纹的皮包头，另一只却没有。一只靴子的5个扣子中只扣了下面两个扣子，而另一个则扣上第一、第三和第五个扣子。说明她离家时非常匆忙。你说我的描述怎么样？”



42 “还有呢？”华生着魔似地问。“我注意到她在走出家门前写的一张字条，是在穿戴好了之后写的。你观察到她右手套的食指那个地方破了，不过你显然没有看到手套和食指都沾了紫色墨水。这事一定是发生在今晨。”福尔摩斯说。



43　“否则墨迹不会清晰地留在手指上。”福尔摩斯说完后让华生念寻人启事。华生念道：14日晨，一个名叫霍斯默·安吉尔的先生失踪。此人身高5英尺7英寸，体格健壮，肤色淡黄，头顶略秃。失踪前身穿镶边黑色大礼服，哈里斯花呢灰裤，两边有松紧带的皮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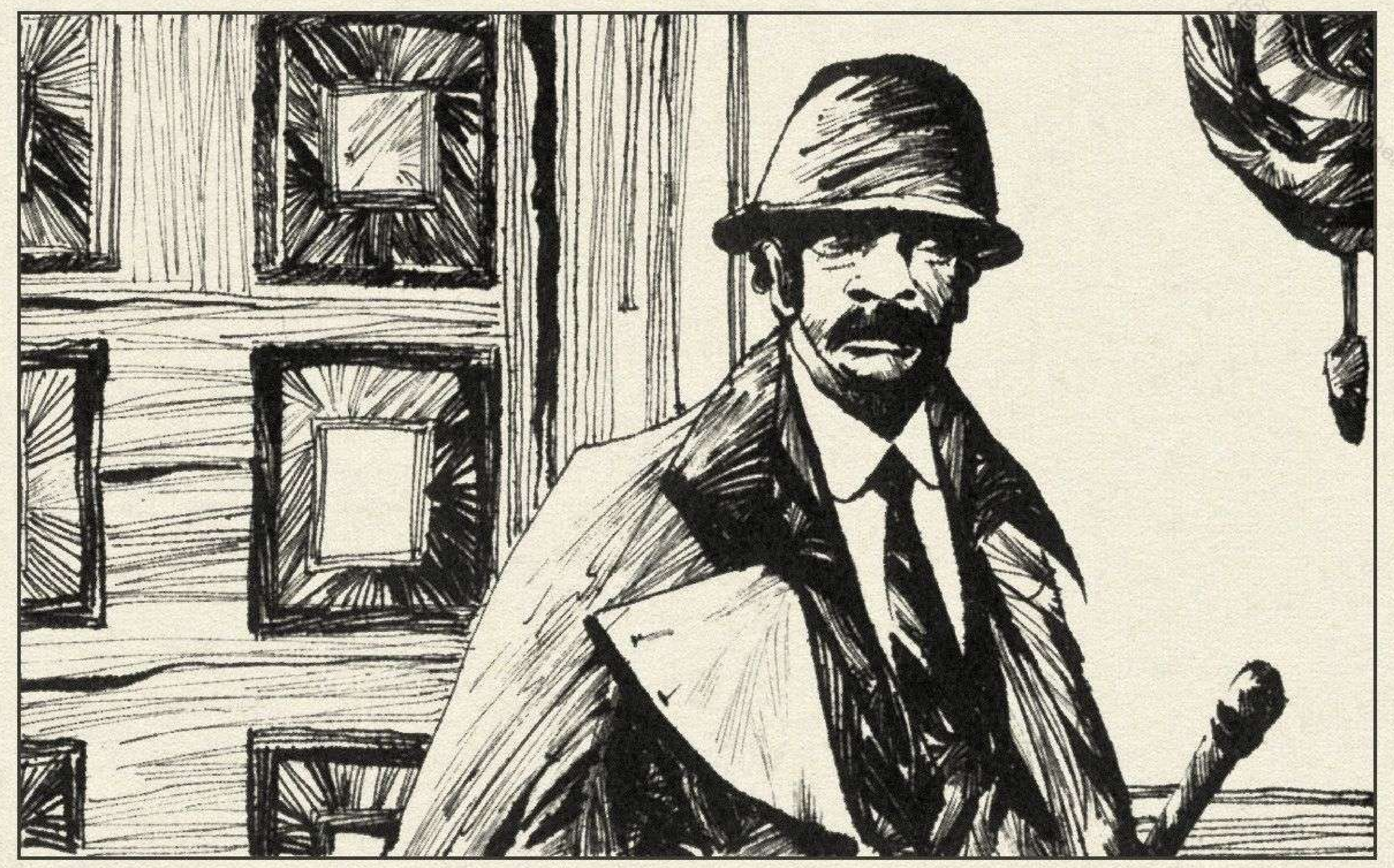
44 “至于那些信件，说出来可能使你大吃一惊。”福尔摩斯说。华生惊异地说：“怎么，全是用打字机打的！”“不仅如此，”福尔摩斯说，“连签名也是打的字。但地址除‘莱登霍尔街’外，别无其它。这个签名是问题的关键。”



45 “关于哪方面的？”华生问。“亲爱的大夫，难道你还没看出这个签名与本案的重要关系吗？”福尔摩斯说。“是不是他想在一旦有人对他的毁约行为提出起诉时借以否认是自己的签名呢？”华生试探作答。



46　福尔摩斯说，那还不是问题的所在。他说他准备给伦敦商行和小姐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各写一信，问他们明晚6点能不能跟他在他这里见个面。说在未收到两封回信之前，他准备同华生一道出去娱乐娱乐。



47　第二天下午 6 点华生赶到福尔摩斯那里，见他瘦长的身子蜷缩在深陷下去的扶手椅中，处于半睡半醒状。桌上一排排烧瓶试管中的溶液散发出刺鼻的化学试剂的气味。“喂，解决了吗？”华生问。“解决了，是硫酸氢钡。”



48 “不不，我指的是那个谜案。”华生说。“呵，我一直在想我做试验的这种盐呢。虽说这个案子毫无神秘之处，但是有些细节还是饶有兴味的。唯一的缺憾是我担心没有一条法律可以惩罚那个恶棍。”福尔摩斯说。



49　“他是谁？他抛弃玛丽小姐的目的何在？”华生问。福尔摩斯还未作答，楼道里响起一串沉重的脚步声。嗒嗒嗒有人敲门。进门的是玛丽小姐的继父，30开外，一副曲意奉承的媚态，一双锐利逼人的眼扫视一圈后坐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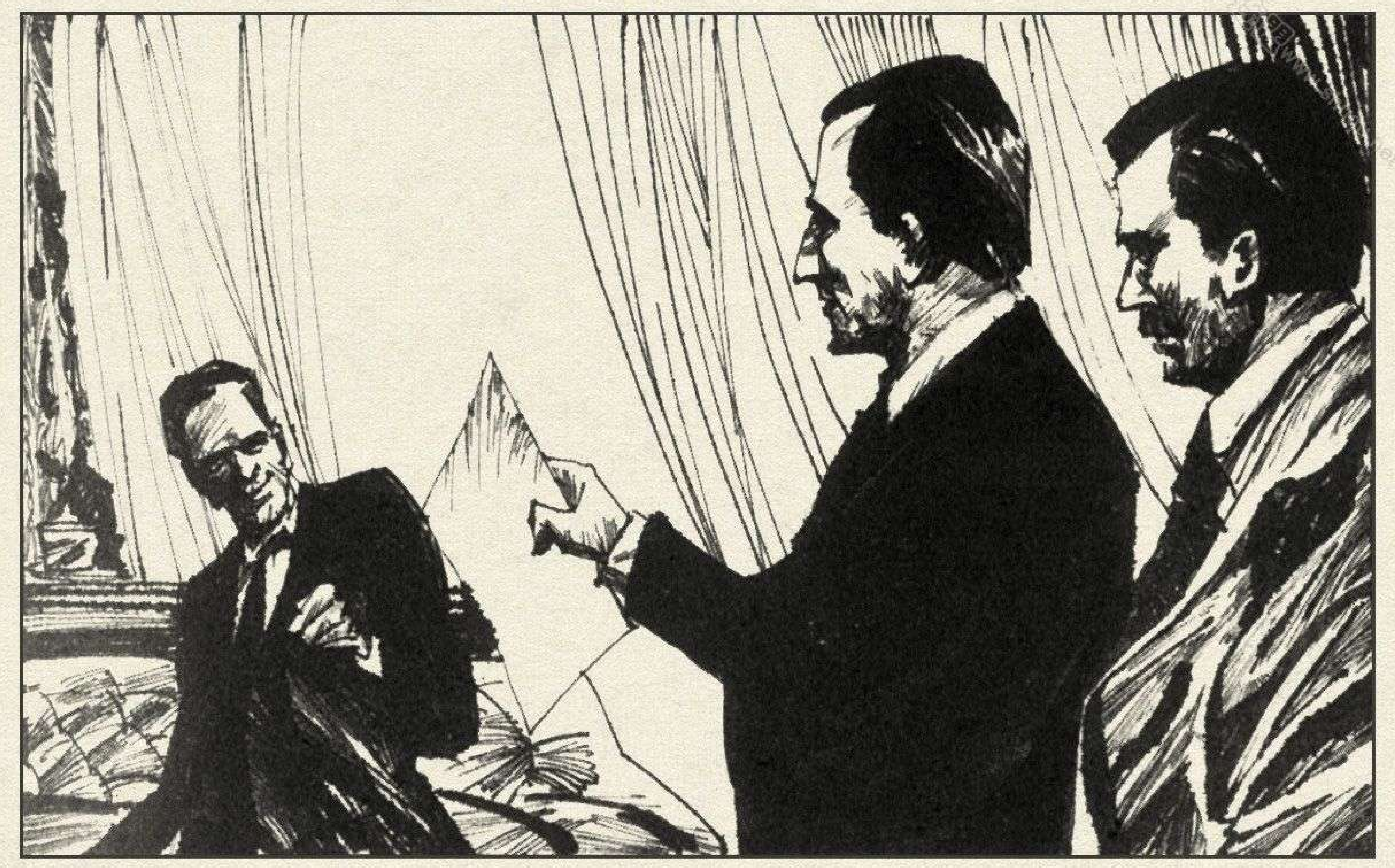
50 “晚安，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说道，“我想这封打字的信是出自先生之手吧。”“是的，先生。我很抱歉玛丽小姐拿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麻烦你。”詹姆斯礼貌地回答说。



51　詹姆斯接着说，他觉得家丑还是不要外扬好。说玛丽来找福尔摩斯，不是他的意愿。还说玛丽是个好发脾气容易冲动的人。“幸好你们同官方警察没有联系。再说即使张扬出去，也找不着霍斯默这个人了。”詹姆斯·温迪班克先生又颇为自信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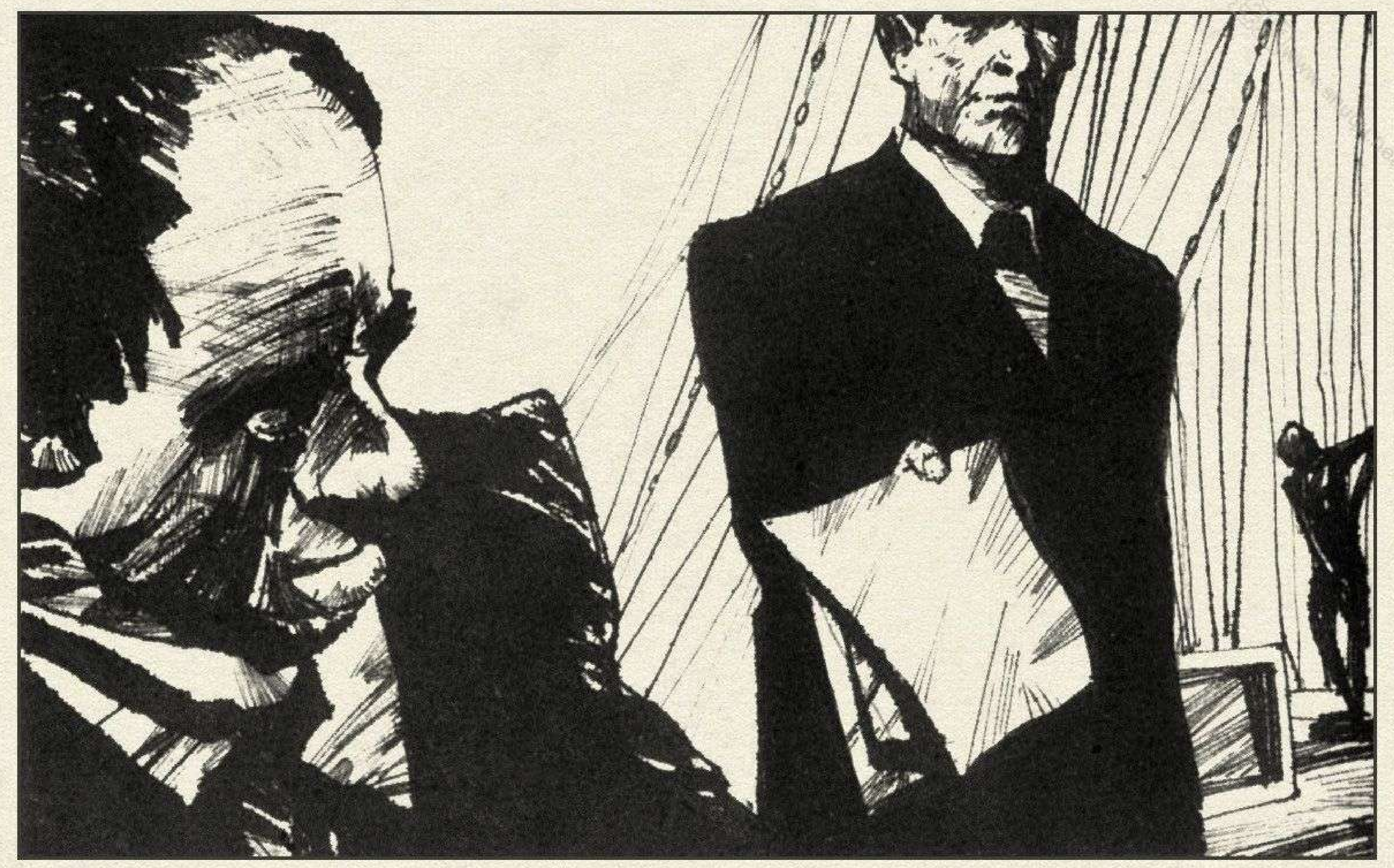
52 “恰恰相反，”福尔摩斯平静地说，“我很有理由我能找到霍斯默·安吉尔先生。”温迪班克听后猛然震动一下，手套也掉在了地上，然而却镇静地说：“听到先生的这番话，我高兴极了，因为我的女儿有望了。”



53　福尔摩斯说，遗憾的是，打字机像手书一样也有个性，除非打字机是新的。说有的字母比别的字母磨损更厉害些，有的字母只磨损了一边。他请詹姆斯看“e”说模糊不清，看“r”的尾巴有点磨损。



54 “我们的信函都是使用事务所的打字机打的，自然会有些磨损。”詹姆斯用小眼睛瞟了一眼福尔摩斯。福尔摩斯说：“詹姆斯先生，我准备近期写篇专题论文来阐述打字机以及打字机与犯罪的关系特征，不知你对此是否有兴趣？”



55　“这不，我手边有 4 封写明是来自失踪的那个男人的信，每封信中字母‘e’都是模糊的，字母‘r’都是缺尾巴的。如果你乐意用放大镜看一看，其余14个特征也是历历在目。”没等福尔摩斯说完，詹姆斯打椅子上跳了起来。



56　詹姆斯跳起后又躬身拾起帽子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不能浪费时间听这类无稽之谈。假如你有本事抓到那个人，就抓住好了，抓到时请告诉我一声。”福尔摩斯跨上前，把门锁上。说：“那么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抓到他了。”



57　詹姆斯整个身子瘫在椅子上，脸色苍白，额上汗水涔涔，结结巴巴地说：“恐怕这……这还不到提出公诉的程度。”福尔摩斯说：“或许吧。”



58 “但是，詹姆斯先生，就你我三人来说，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最自私、最残酷、最丧心病狂不过的鬼把戏了。让我先把事情从头到尾叙说一遍，说得不对的你可以反驳。”福尔摩斯说。詹姆斯缩成一团坐在椅子中，脑袋耷拉着，一副被彻底打垮的模样。



59　福尔摩斯把脚搁在壁炉台的壁角上，手插在口袋里，向后仰着身子，自言自语地开始说了起来："那个男人为了贪图金钱，而跟一个年龄远比他大的女人结了婚，只要女儿跟他们一起生活，他就可以享用她的钱。"



60　“就他们所处的地位来说，”福尔摩斯接着自言自语道，“这笔钱财相当可观。所以值得拼命去保住它。女儿为人心地善良，个性温柔多情。显而易见，有她这样品貌和收入的姑娘是不会久守闺房的。如果她嫁人的话，就意味着他们每年得损失100英镑的收入。”



61　“那么怎样阻止女儿出嫁呢？她的继父的选择是设法把她关在家中”，福尔摩斯说，“不久，继父发现这样做不是长远之计，因为他发现人大心大的女儿开始反抗了，竟然声称一定要赴舞会。”



62 “这么一来，她那诡计多端的继父想出了一个毒辣的妙计。在妻子的默许和协助下，把他自己伪装起来，给敏锐的眼睛戴上墨镜，在脸上沾上假髭和毛蓬蓬的假络腮胡子，把自己硬朗的话音改作柔声媚气的细语轻声。”福尔摩斯继续自言自语。



63 “由于女儿近视，他的伪装就显得天衣无缝。他以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名义出现，向女儿求爱，阻止他爱上别的男人而失却这株摇钱树。”福尔摩斯继续讲道。“我当初只是试探一下，没想到她那样痴情。”詹姆斯辩解说。



64　福尔摩斯说："那位情窦初开的姑娘被突来的爱情冲昏了头脑，一心以为她的继父在法国，加上母亲认可和赞扬，这个姑娘更是喜形于色。于是霍斯默先生开始来访，从而稳住了姑娘不外嫁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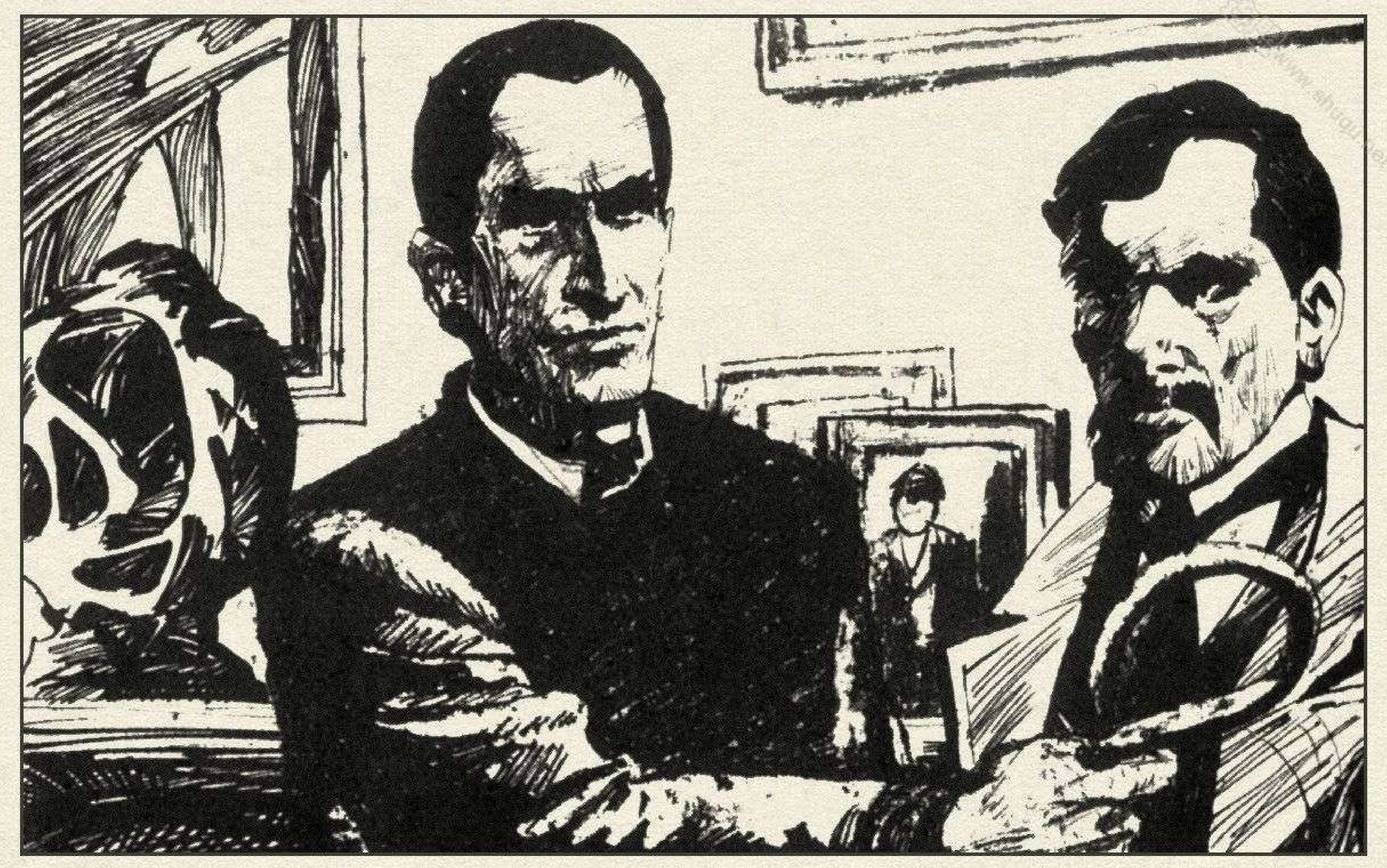
65　“但是骗局不能永久继续下去，”福尔摩斯仍在自言自语，“所以干脆把事情来了一个戏剧性的收场，以便在年轻的姑娘心中留下一个永不磨灭的印象，从而产生永不再嫁的念头。于是便出现了教堂前的一幕怪诞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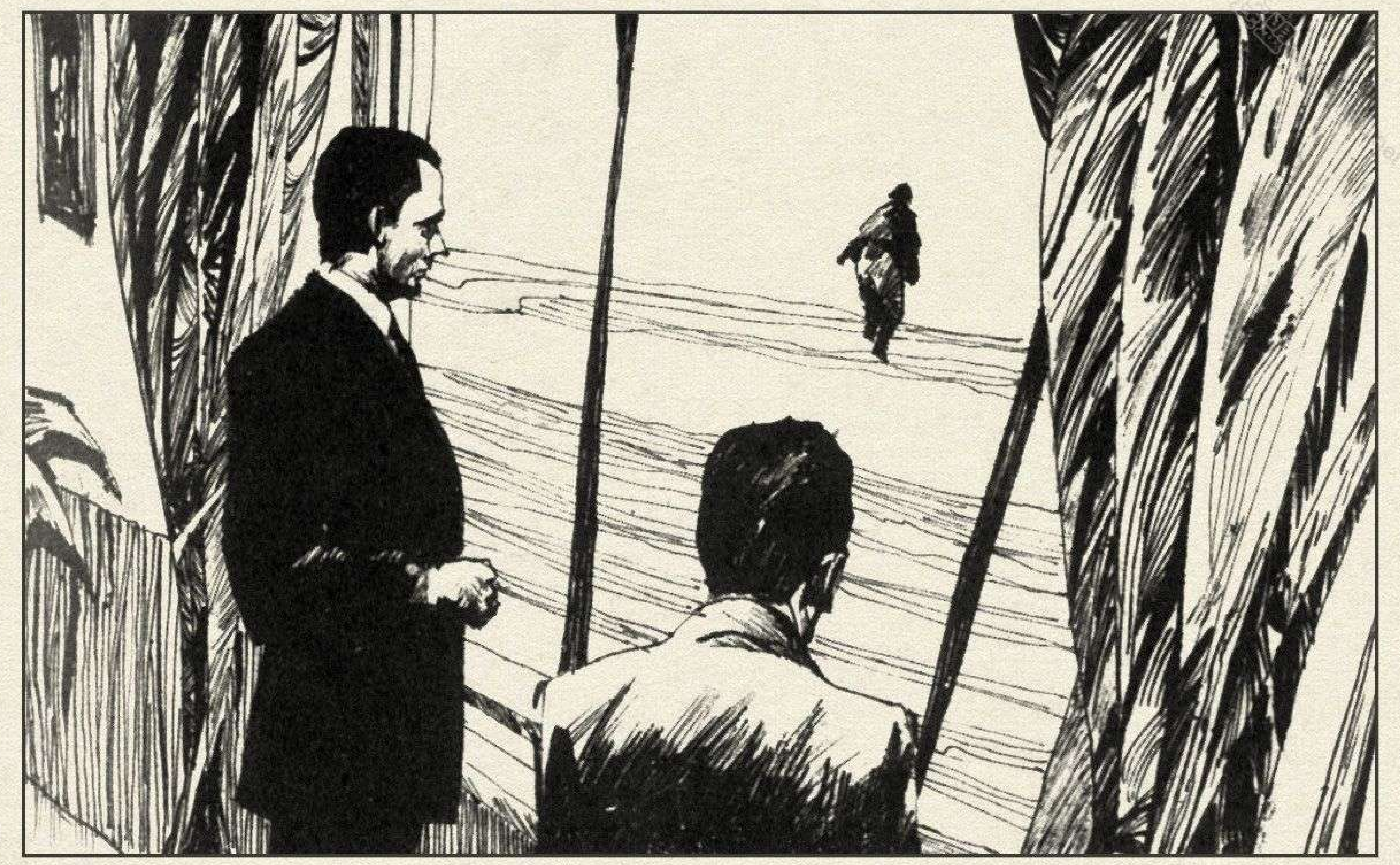
66　福尔摩斯叙说的时候，詹姆斯苍白的脸露出讥诮的神态说：“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福尔摩斯先生，你应该放聪明一点为好。不然便会滑到侵犯人权的罪行中去。仅就你将我锁在屋内不让我出门这个事实，就足够使你因‘攻击人身和非法拘留’而受到起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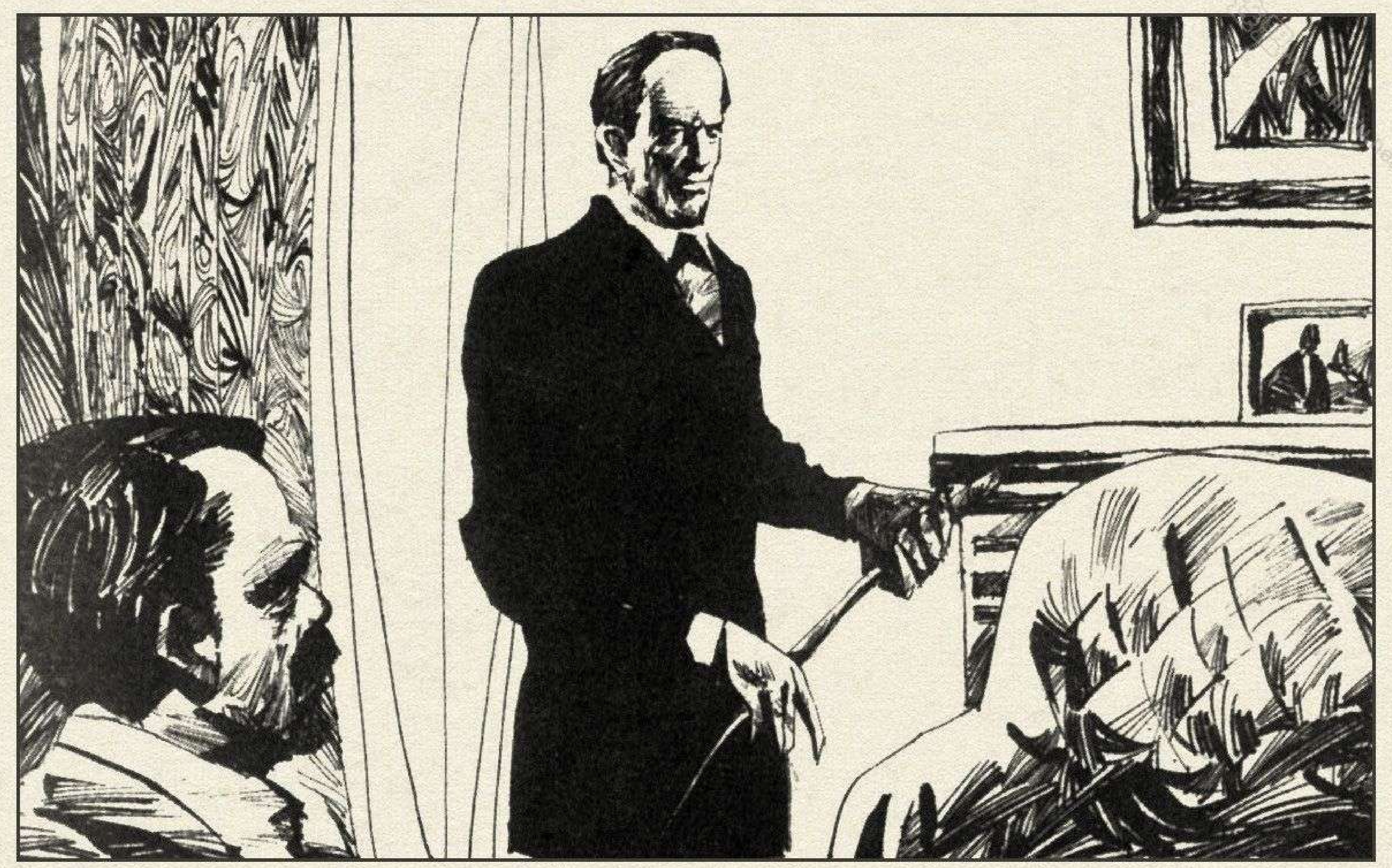
67 “正如你所讲，法律奈何不得你，”福尔摩斯打开锁推开门，“可是再没有谁应该比你受到更大惩罚的了。假如这位年轻的姑娘有兄弟姊妹的话，他们应当用鞭子狠抽你的脊梁，真该打！”



68　福尔摩斯看恶人脸上露出了刻薄的笑，他愤怒得涨红了脸咬着牙说：“我手边正好有条猎鞭，我想我还是好好地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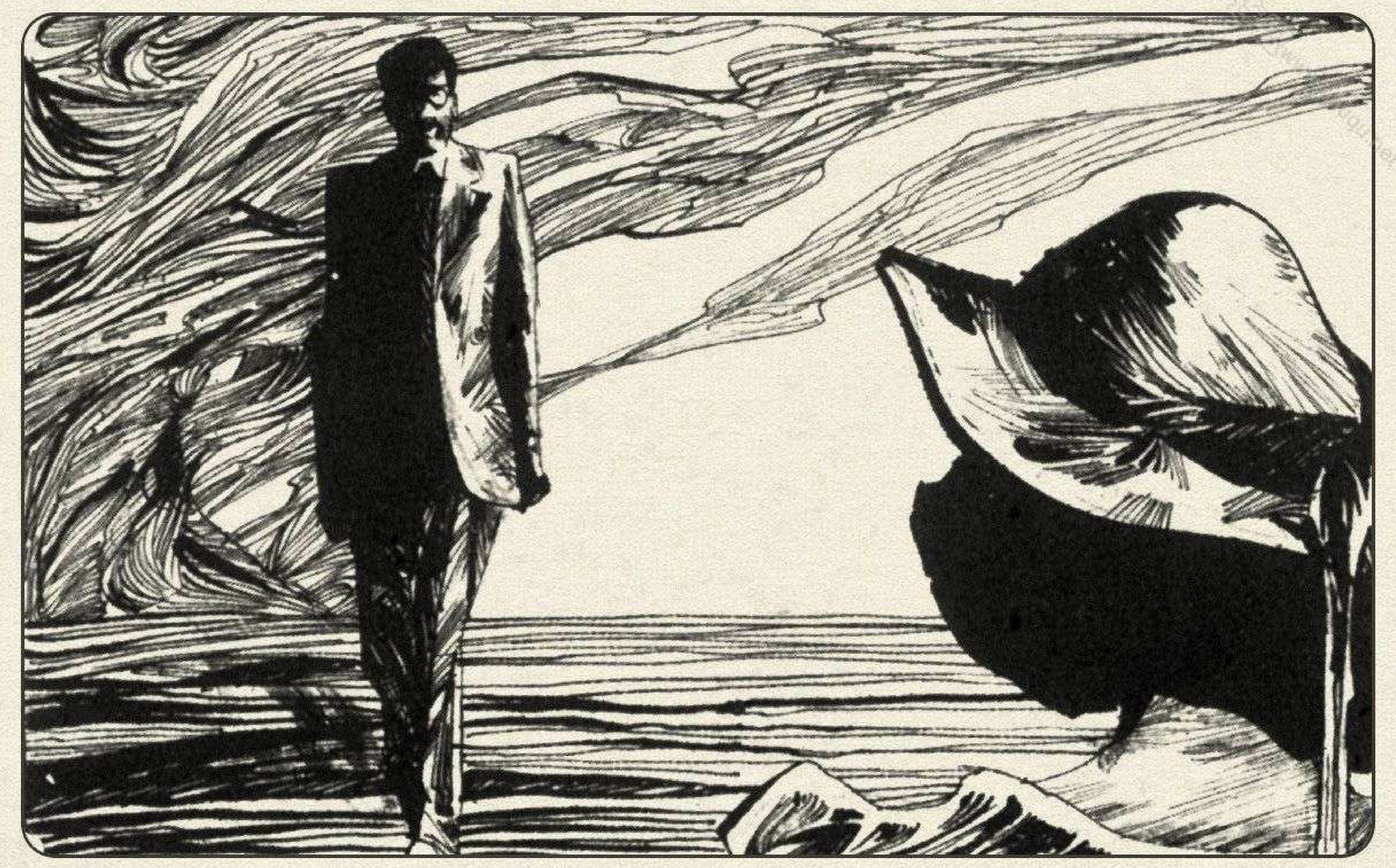
69　他快步走去取猎鞭，但鞭子还没取来，楼梯上就没命地响起乒乒乓乓的脚步声，沉重的大厅的门嘭地响了一声，詹姆斯·温迪班克已拼命地疾跑在马路上了。



70　“真是个冷酷的恶棍！”福尔摩斯用猎鞭在詹姆斯坐过的椅子上重重地抽了一鞭，以泄胸中的积恨。“这家伙迟早要被送上断头台！”口中还恨恨地絮叨。



71　华生见福尔摩斯平静下来后探问："我现在还不能全部明了你的推理步骤。""唔，"福尔摩斯说，"显然第一步应当想到的是：这个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奇怪行为必定是有所企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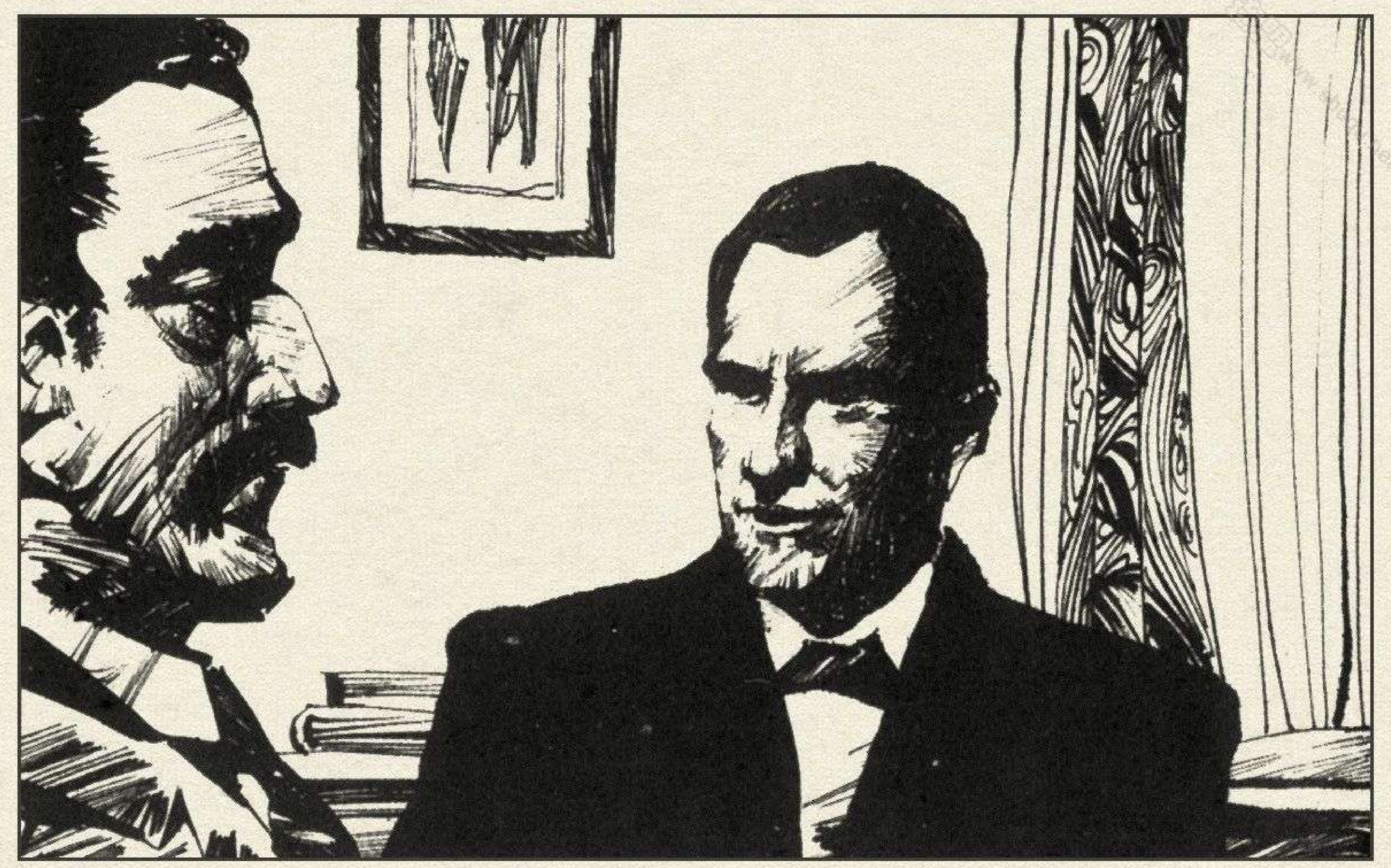
72　“同样清楚的是，我们看到唯一能够从这件事中真正得到好处的人只有这个继父。然后再看这个事实：两个人从来没有在一起过，而总是当一个人不在时另一个人便出现。这是很有启发性的。”福尔摩斯剖析说。



73 “墨镜和奇异的话声，跟毛蓬蓬的络腮胡子一样都暗示着伪装。这也是有启发性的。从此可以推想她是如此熟悉他的笔迹以至于哪怕看到一点最小的笔迹她也认得出是他写的字。这个奇怪的做法更加深了我的怀疑。”福尔摩斯推断说。



74 “你看到，”福尔摩斯继续剖析道，“所有这些孤立的事实和许多细节凑在一起，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那你又是怎样证实他们的呢？”华生问。“一旦认出犯人，就很容易证实罪行。”福尔摩斯说。



75 “我了解这个人的商行，”福尔摩斯说，“一接到那份寻人启事，我就从那启事的描述外貌特征中除掉了可能是伪装的结果的部分——络腮胡子啦、眼睛啦、声音啦——然后把这份寻人启事寄给商行。”



76 “请他们告诉我去掉了伪装部分的外貌特征是否同他们商行的哪位出差旅行的人相像。我还注意到打字机的特点，请他到我这里来一趟，正如所料，他的回信是用打字机打的。”福尔摩斯说。



77　“从回信中可以看出打字机的种种同样细微的毛病同玛丽小姐四封信中的毛病完全一样。再根据商行给我答复说他们的雇员詹姆斯·温迪班克相貌同寻人启事中的相貌相符的依据，此案便得出了终结的结论。”福尔摩斯最后说。



78 “那么，玛丽小姐呢？”华生关切地问，“假如将真情告诉她，小姐不会相信。我记得有句波斯谚语说：‘打消女人心中的痴想，险似从虎爪下抢夺乳虎。’哈菲兹的道理跟贺拉斯一样丰富，哈菲兹的人情世故也跟贺拉斯一样深刻。”福尔摩斯颇富哲理地说。



冒 险 史

